

左傳

七

					漢書門
			四八九		
		三八九			
三〇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七四	四八九	漢	
函	冊	書	
一	三九		
九〇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99
冊數	30 (7)
函號	274 12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經傳集解信下第廿章文庫

杜氏 盡三十三年

經三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

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也日入八月無乙

已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蓋耻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十

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莒有

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具
國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
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

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
於介葛盧故唯貶其魯
公卑杞杞不共也

杞用夷禮
故賤之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前年齊
再伐魯
不廢

喪紀禮也
弔贈之數
秋入杞責無禮也
責不
共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
子文時不為
令尹故云使

治兵習號令
也睢楚邑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終朝自旦
及食時也

子文欲委重於
子王故略其事
子王復治兵於蔿
子王為令
尹故為楚

邑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

文子文飲之酒
賀子王
堪其事
蔿賈尚幼後至不賀

蔿賈伯贏孫叔
教之父幼少也
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

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

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三
百

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晉告急公孫固宋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於是乎蒐于被

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軍閔元年晉

軍今復大謀元帥中軍趙衰曰卻縠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

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

使卻縠將中軍卻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

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命趙衰為卿讓於藥

枝先軫藥枝貞子也使藥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荀林父御戎魏攣為右荀林父中晉侯始

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子犯曰民

未知義未安其居

無義則苟生

於是乎出定襄王

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伐原在二十五年

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

不詐以求多

明徵其辭

重言信

公曰可矣

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

以示之禮

蒐順少長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主爵

秩之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子楚

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

一戰而霸王之教也

謂明年戰城濮

經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再舉首侯

者曹衛兩來告

公子買戍衛不率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

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在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

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

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

以與宋謂所譎而不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

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耻敗告文畧也大崩曰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衛侯

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軌故不

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陳侯如會

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

師故曰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出衛

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

十陳侯款率

無傳九秋杞伯姬來

無傳莊公女歸寧曰

來公子遂如齊

無傳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入于温

陳共公稱子先

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

傳無義例蓋主會天王狩于河陽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

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壬申公朝于王所

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壬申十月十日有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衛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

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曹伯

襄復歸于曹晉感侯孺之言而復遂會諸侯

圍許言遂得復而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

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侵曹

伐衛五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穀卒

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

中軍故曰上德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衛

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

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楚人救衛不

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謂

楚人曰不舉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

楚救衛下經在上 者救衛赴晚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攻曹城門

曹人尸諸城上 磔晉死人於城上 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謀曰稱舍於墓 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 師遷為曹人

兇懼 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

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

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大軒

夫卑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 報殮璧魏犇顛頡怒曰勞之

不圖報於何有 二子各有從亡之勞 藝僖負羈氏 藝施也

魏犇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 材力 使問且

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靈不有寧也 言不以病故自安寧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超越也曲踊也百猶勵也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舟之僑故號呂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犇為先歸

本張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門尹般宋大夫 公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絕與晉 告楚不許我欲戰

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

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

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

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界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

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戌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

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

而止十九年而反九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欽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

故曰天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

乎軍志曰允常則歸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

與首過當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

也讒慝若薦貫之言謂王怒少與之師唯西

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

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季實從之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

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絀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率子玉宗人之共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曹子犯曰子玉無禮

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我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

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奔之謂

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

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

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

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

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眾素

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

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

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鄆而舍鄆丘陵險阻名晉侯患

之聽輿人之誦恐眾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

其舊而新是謀傷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

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眾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

捷必待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晉國外山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藥貞子曰漢陽諸

姬楚實盡之貞子藥枝也水北曰陽姬姓諸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

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搏手楚子伏己而監其腦監也是以懼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

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子玉使

鬬勃請戰

鬬勃楚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

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寓寄也

晉侯使欒枝對

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不獲止命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鬬勃令戒勅子玉子西之屬

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

詰朝平且

晉車七百乘鞶

鞶鞶

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鞶在背曰鞶鞶在腹曰鞶鞶在後曰鞶言駕乘備備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

用也

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

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

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

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子西

鬬匱申子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潰

陳蔡屬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大旆

旗也又建二旆而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

退使若大將稍却起塵詐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

擊之公族公所卒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于西

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率而止故小

敗三軍唯中軍完是不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衛雍鄭地今熒陽卷縣襄王聞鄉役之三月

猶屬也城濮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

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晉纒枝

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

從兵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

步率鄭伯傳王用平禮也享晉文侯仇之禮

厚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

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

與父大夫也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

官命之以寵晉

金輅戎輅戎車 彤弓一彤矢百絃弓矢千

二輅各有服 彤 赤

弓 絃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 秬鬯一卣

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

服王命以綏四國糾狄王慝

王者糾而遠之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稽首首至地不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出入猶去來也從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自襄牛出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踐土宮 要言曰皆弊王室無相害也

踐土別於京師 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 及而亥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

盟也信

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民而後 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宋藪澤水草之 先戰夢河

交曰 弗致也 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

子西子王之族子玉剛悽 弗聽榮季曰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

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 弗聽出告

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

也盡心盡力無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若其將

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 及

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

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

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

土盟上傳在下者晉說事 晉侯聞之而後喜

可知也喜見於 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

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 或訴元

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

之角元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 六月晉

人復衛侯

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

甯武子與衛人

盟于宛濮

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禍衛

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國人

今天誘其衷

衷中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牛曰牧馬曰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

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

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夫元咺及公子瑕

咺是殺稱名者訟君亦直又元歸立公子瑕非國人

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衛侯鄭歸于衛

故從諸侯納之例在成十八年

晉人秦人圍鄭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

介人侵蕭

無傳

冬天王使宰周公

來聘

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京如

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

問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齊晉與國

晉侯使醫

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寧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

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

日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款

冶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距已故賂周冶

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也公入

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命入廟受命周款先入

及門遇疾而死冶塵辭鄉見周款死而懼九月甲午

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士秋大

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

日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

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

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憇在蔡下者

若宋向戌之後會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冀戴天子諸侯朝睦王室

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

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秋大雨雹

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

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丁丑諸侯訂月

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

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

為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

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

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

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

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

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

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

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陳縣葛

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

圍許無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西水也會盟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謂大

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温討不服也討衛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甯武子為輔鍼莊子

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

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

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

勝三子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室寘子

職納橐餪焉

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橐衣囊餪糜也言其忠

至所慮者深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瑕衛公子適也

是會

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

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

王狩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也

治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剽于

是糾是殛國人聞之盟也而後不貳

傳言叔武之賢

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

衛侯先期入

不信叔武

甯子先長

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

長祥衛大夫甯子惠公之

欲速故先入欲安猶國人

公子歛犬華仲前驅

衛侯遂驅奄甯子未

備二子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

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公以

叔武尸歛犬走出

武故

公使殺之元咺出

奔晉

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想之

城濮之戰晉中軍

風于澤

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

大旆旗名繫旒

日旆通

祁瞞奸命

掌此二事而不脩為奸軍令

司馬殺之

以徇于諸侯使茅茂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

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蔦之孫

秋

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愷樂也

獻俘授馘

飲至大賞

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徵會討貳

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温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

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三罪顛頡瞞舟之僑

時云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文公亡不禮之

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此東汜也在焚陽中

牟縣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

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

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

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繼而出

繼縣

城而下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

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

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

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

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

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

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請擊秦也夫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

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

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

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東晉

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冬王使周公閱

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昌歆昌蒲菹白熬

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著嘉穀鹽虎形嘉穀

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

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

用師徒故曰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猶三望分野

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備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秋

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為狄圍衛十

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

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曹文

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及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高平方輿縣西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

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

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

濟水自熒陽東過魯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

周公故得用天子禮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

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

曰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於

古與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

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

下新軍河東聞喜蘇北有清原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

從原大夫為新軍帥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

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

也祭公命祀相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

不歆其祀歆猶饗也祀鄩何事言祀鄩夏後自當祀相相之

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請改各有常祀

祀命改祀相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

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

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

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

狄盟不地者就秋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

卒同盟踐土秋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

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夏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

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自聲

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

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

管籥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蹇叔

秦大師勞力竭遠至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

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且良善

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

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盡爾墓之

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

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在弘農澠池縣西殺有二

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之祖父其

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此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

兩山相嶽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

死是間以其深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

秦于殺秦于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不能

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

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

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擠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晉

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盡秋公子遂帥師

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

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 隕霜不

殺草李梅實 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

所以為災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

下 王城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 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 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東兵超乘示勇 輕則寡謀無禮

則脫 脫易也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

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 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 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

久也積窮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東載厲

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

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

豕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

之有具圃也原圃具圃皆圃名吾子取其麋鹿以問

敝邑若何使秦戌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間暇若何猶如何熒陽中牟

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齊遂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

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

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日郊勞送去日贈賄敏審當於事

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

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奉與也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

祥必伐秦師藥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志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

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

饋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

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墨之梁弘御戎萊駒

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

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文嬴請三帥文嬴晉

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曰彼實構吾二君寡

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

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

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

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

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

惠不以纍臣纍鼓纍囚繫也殺人使歸就

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

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

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侵晉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

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狄伐晉

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

子白狄狄別種也故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

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曹入狄師死

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初臼季使

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日季晉臣也冀晉

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

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也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奠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

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

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

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奔其善言可取其善節而文公以為下軍六

夫文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

命卻缺為卿復與之翼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

雖登卿位未有軍列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及薨

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鄫

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

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拮

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外僕髡屯

禽之以獻殺瑕伯以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

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蔡陽晉賜

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泚

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

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

紓也紓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以待子

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

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陽子

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

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葬僖公緩文公

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

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

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作至非禮

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因葬文取譏之

也

作主特祀於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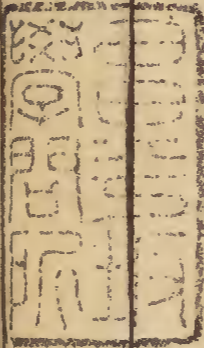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
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

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凡筵
焉侍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

君者謂諸侯以上
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 冬祭曰烝秋
祭曰嘗新主

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
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春秋經傳集解僖下第七



文政辛子

